

大字  
精校

四書集註

掃葉山房藏版

#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馯人也  
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馯人也  
鄒本邾

國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

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

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

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

故史記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秦

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今從連衡以

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

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

口凡二

百六十一章三萬

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卽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

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

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

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

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

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

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

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

觀其敵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  
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

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

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

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

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

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崇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

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

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

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旣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閒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

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一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

卷一

三十一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

鑒於耕反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鑒也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利蓋富國彊兵之類長老之稱王所謂孟子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

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

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同

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

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饑

乘去聲饑於豔反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

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

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

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弑下殺上也饑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步而取其一亦已多矣若

讖音采

祿音采

孟子

下殺上也饑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步而取其一亦已多矣若

孟子

梁惠王

歸葉山房藏板

幼反  
繆靡

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

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

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孟子見梁者麋鹿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大指詩

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曰成一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

刃羽音

牝  
忍反

恤  
本作  
卹坊

在靈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鬻戶角反於音鳥○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政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圓圃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數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河東凶亦然察鄰國

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

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

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

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未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

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

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

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

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

余六反治去聲搏祖本反之饑荒饑之饑從幾饑食之飢從几饑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椁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而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

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二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頒與班同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旣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

連反  
左右並去

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

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

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

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

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

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

意以受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

○梃杖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曰庖有肥肉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

裁京本作財通用賑音

裁財通用賑音

同聲從去下

少去音朔數

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爲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酒與洗同○

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

辨作  
通  
才性  
去論  
聲

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

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也

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

一之也

甘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王知夫苗乎七

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

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淳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

興起貌禦禁止也入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

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

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

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

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

霸諸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

晉文公皆辟疆

音辟音

坊本及我宋字下有

放音

壁音

同伯霸  
亦坊

本作坊  
止

郊乞  
逆反

客林  
去聲

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  
以已通用，無己必欲言之。而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

不<sup>止</sup>也。主謂主天下之道。而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釗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釗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斂音核。舍上音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齕齊臣也。釗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釗。郊也。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

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客，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